

敬業堂詩集

〔清〕查慎行著
周劭標點

敬業堂詩集

〔上〕

王遂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曹光甫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敬業堂詩集

(全三冊)

〔清〕查慎行 著

周劭 標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59.875 字數 1,124,000

插頁 (平) 7 (精) 16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198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平) 1—1,300 (精) 1—800

統一書號: 10186·614 定價: (平裝) 12.15 元
(精裝) 13.95 元

〔清〕查慎行 著
周 劭 標點

敬業堂詩集

王遂常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查慎行 著
周 劭 標點

敬業堂詩集
王遜常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查慎行像



據《清代學者像傳》複製

查編脩慎行

杜稟寺候

刪改以爲存本於外中與有來宗

親長概事於輕出之爲

華以恐不足者七歲從潘如吟了

子學之弟

未之考者

前言

敬業堂詩集的作者查慎行，原名嗣璉，字夏重，浙江海寧人，生於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卒於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七十八歲。但是爲了某種原因（以後再要談到），他改名慎行，字悔餘，號他山，又號查田，晚築初白庵以居，故又稱初白。並把籍貫也從海寧改爲錢唐（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海寧查氏原別有錢唐的支派）。他是康熙三十二年舉人，到了五十多歲（康熙四十二年）才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在明末清初衆多的詩人羣中，查慎行的生平比較平凡。他既不能如陳子龍、顧炎武那樣廁身於火熱的抗清鬭爭；也不像吳偉業、錢謙益等雖出仕清廷而仍有緬懷故國的低徊情緒；甚至連王士禛、朱彝尊的領袖壇坫羣流景從的地位也還够不上。但便是在較爲平凡的一生中，他的詩却能在清初詩壇上佔有一席重要的位置，有人曾以「北王（士禛）南查（慎行）」來稱譽他。張宗櫚在初白庵詩評序中說：「芷齋听然而笑曰：獨不開高廬夫子（許印芳）論詩之旨乎？其云『南北兩宗」並峙，可憐無數野狐禪，蓋明言漁洋先生與初白先生爲風雅總持也。」這當然未免過譽，因爲和他同時著南籍的還有他的鄉前輩和表兄朱彝尊在。能和漁洋抗衡堪稱「南北兩宗」的，自然只能是竹垞而不應是他，這是當時和後世的公論。但除了王和朱之外，能執康熙年間詩壇牛耳的，則應該是非他莫屬的了。

查慎行成年之時，南明恢復的火種正逐漸被撲滅，民族的抗爭，故國的緬懷，已很少留在這位「食毛踐土」的詩人腦中；雖曾因震動一時的湖州莊氏史案給查氏族人留下可怖的印象，但這只會使他更加小心翼翼，不敢隨便放言高論。他家境雖不能算富裕，也不像後來的黃仲則那樣窮困終身。他雖也曾掇巍科（二甲二名進士），但並沒有因此爬到高官。只做了七年的文學侍從，小心謹慎地不敢借此廣通聲氣，所以始終只是個窮翰林。根據以上條件，和歷來有名的詩人比較，查慎行是很難能成就為一個第一流詩人的。但時人和後世對他的評價竟那樣高，這完全是得力於學問上的工夫，即所謂詩人之詩是也。他一生之中，孜孜不倦的便是詩，包括六十多年詩的創作及對詩的評論和注釋，磨礪出深厚的功力，所以才能獲得較高的成就。

雖說查慎行的一生較為平凡，但也有幾樁并不平凡的遭遇，年輕時期的一樁幾乎斷送他的功名；晚年的一樁則真正促使他較早地離開人間。嚴格地說，這兩樁禍事實際上並不是他自己招來的，但在封建專制時代，也是一般知識分子常有的遭際。另外一樁則是被人所豔稱為「玉堂佳話」的宮廷軼事。

年輕時期，當他還是名為查嗣璉的時候，已經很有詩名，被薦到康熙朝最有權勢的樞臣納蘭明珠家裏教讀。這在當時是一條終南捷徑，循此是可以掇巍科、做高官而平步青雲的；而且他還在國子監納了監，以便可應順天鄉試，要比回浙江去下闈更為有利。但便在這時候，不幸偶然參與了一次國喪期間演長生殿傳奇的宴集，致被言官參劾，一大批與會的文士都受到了處分。他和長生殿的作者洪昇一樣，遭到革斥監生驅逐回籍的薄懲。此案雖不致使他如洪昇那樣就此一蹶不振而廢棄終身，但當時

捷徑路斷，從此蹭蹬多年；少年青雲之想，頓時化爲夢幻。

好在國喪演長生殿一案中，他只是一個極次要的角色，日子一久，當然不會再追究。於是他變易名字改了籍貫，以便再去應試。他所改名字的含義是警惕自己以後行止要謹慎小心。他於被吏議出都的時候，早就安排好了變易名字，在送趙秋谷宮坊罷官歸益都四首之一云：「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在長生殿事件時期所寫成的竿木集（敬業堂詩集卷第十一），除了集中送趙執信的四首七絕之外，尚有一篇集首短序云：「飲酒得罪，古亦有之。好事生風，旁加指斥，其擊而去之者，雖不在子美，而子美亦不免焉。禪家有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聊用自解云爾；非以解客嘲也。」平生如此大的經歷，編集時只刪存下這麼一點點的痕迹，也可見得他已的確無愧於「慎行」之名了。

到了晚年，又遭到一樁飛來橫禍。雍正初政，文字獄疊興。據說他的胞弟查嗣庭於雍正四年派任江西鄉試主考官，出了一道「維民所止」的試題，被言路參劾「維止」兩字是砍了「雍正」兩字的頭，因而獲罪。另一說則謂查嗣庭典試的命題是「君子不以舉人」二句及「山徑之蹊間」一節。這些傳聞並不重要，實際上則是查嗣庭曾著有維止錄一書，書中多記載康熙諸子的情事，他又曾依附雍正先託爲親信而後又視爲奸逆的舅舅隆科多。想來這才是查氏獲罪的真正原因。

那起雍正初年最大的文字獄，浙江省曾爲此停了一科鄉試以示對全浙士子的懲罰；甚至海寧人民還一時盛傳這個縣要遭到奉旨「屠城」的慘禍。

查氏一門當然是閩族遭逮，被緹解入京審理。慎行以長兄疏於防範管教，責無旁貸，也以年近八旬的老翁牽染北行。但總算他平生得力於慎言慎行，或許他對康熙諸子間的關係處理得還不會滑到某一邊太遠，居然蒙雍正的寬恕，免於隨族遣戍，得以放歸田里。當時此獄能倖存生還的，閩族便只有這位悽惶的老人和他僅存的兒子，其情懷可想。不久，便因這場飛來大禍，就此鬱鬱而終。

另外一樁則是被人豔稱的千古文人際遇。他在任文學侍從之時，隨從康熙在南海子捕魚賦詩，詩中有「笠簷簑袂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之句。忽內侍指名傳宣「烟波釣徒查翰林」，因為那時他的侄子查昇（聲山）也同時隨值，所以用慎行的詩句來加以區別。這和唐代詩人韓翃被皇帝以「春城無處不飛花」詩句來區別另一同姓名的韓翃一樣，為當時所豔稱，一時傳為康熙盛世的玉堂佳話。這個一時盛傳的故事，對查慎行的詩名和在詩壇上的地位，當然是影響匪淺的。

關於這樁佳話，清人筆記多有記載，連清史稿和國史列傳都如此。但倘使一查敬業堂詩集卷第三十隨簷集，事實上則並不盡然。查這首詩題為連日恩賜鮮魚恭紀，全詩云：「銀鬣金鱗照坐隅，烹鮮連日賜行廚。感輸學士蓬池鱸，味壓詩人丙穴腴。素食餘慚留七箸，加餐遠信慰江湖。笠簷簑袂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隔了不久，集中又有題為十八日駕幸釣臺召臣等隨行賜膳釣魚恭紀七言絕句八首的詩，其第四首云：「芳餌循環下釣筒，絲綉長日侍青宮。烟簑雨笠尋常句，慚愧猶蒙記憶中。」下有自注云：「午後奉旨翰林諸臣赴皇太子行幄釣魚。臣前謝賜魚詩，有『臣本烟波一釣徒』之句，東宮舉以示近侍。并記以志愧。」這是較清史稿和國史列傳為可靠的記載。可知賞識他這首詩的並不是康熙本人，

而是當時的皇太子胤礽。

查慎行雖然身體羸弱，若不勝衣，但一生游蹤之廣，實亦罕觀。歷來知名的詩人沒有一個不是足跡遍天下的，而慎行所歷，尤多前人之所未經。

他早年丁憂時，曾跟隨出任巡撫的同鄉楊雍建到貴州去，當時清朝勢力剛剛到達西南，地方上一片混亂景象，一個書生居然能匹馬躬履戎行，的確是需要一些勇氣的，而且收穫也不少，那個時候他恰好是三十歲。從貴州回到浙江，即從黃宗羲受學，使他深受浙東學派的影響。以後的幾年，一直在北京做納蘭明珠家裏的西席，主要是授明珠的兒子揆敘讀，此人和查慎行的一生榮辱很有關係，他是著名滿族詞人納蘭性德的弟弟。奇怪的是慎行在明府處館的時候，性德還未下世，但在敬業堂詩集中，卻沒有留下一些兩人往來的痕跡。當時的明珠太傅炙手可熱，不過這條終南捷徑，並幫助不了他的文章憎命，北闌和浙闌一樣，總是一再下第。到了康熙二十七年明珠遭劾被黜，他這個優館也就丟了，只好襍被出都。

翌年，再度入都，就遭到了長生殿喪演劇一案的牽連。

據說原來被參奏預會的名單中並未列入慎行名字，而是洪昇因同舍生關係口供扳及的，因此同遭革斥，所以在敬業堂詩集中也找不到他和洪昇唱和往來的痕跡。

當時朋黨之風甚熾，有所謂南黨、北黨之爭，長生殿一案，即是兩黨傾軋的產物。所謂北黨的領袖，便是明珠和余國柱等人，南黨則是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按理說慎行既在滿族北黨領袖明珠家裏

處館，應該說是依附北黨了；但是他和南黨領袖徐乾學、高士奇輩却也有很密切的關係。長生殿案後，徐乾學也被劾出都回籍，但康熙許他以書局自隨，即到太湖的洞庭東山開局爲皇帝修書，所謂橘社書局是也。慎行不但與徐乾學相約一同南歸，而且還就書局之聘，在東山待了一個時期。

看來慎行依違兩黨之間，拿定主意想兩面討好，雙方不得罪；這樣圓滑的手法未必會有什麼好處。他後來不曾落得像唐代李商隱那麼蹭蹬終身，還算是他的幸運。所以他在自題癸未以後詩稿四首的第三首曾說：「橐籥曾經侍兩宮，可憐無過亦無功。未應奢望儒林傳，或脫名於黨部中。」（卷第四十）可見要在政治漩渦中依違和擺脫，實在也並非易事。

後來他的學生揆敘飛黃騰達起來了，成爲康熙寵信的人物，慎行當然不會放過這門關係。敬業堂詩集中能看到的和揆敘連篇累牘的贈答之作，對之譽頌備至，稱之曰「院長」、「副相」，感激涕零之態，溢於言表；倒不像他是授業的老師，而彷彿一變爲受業的門生了。

在康熙諸子爭立各樹黨羽門戶的鬭爭中，揆敘是皇八子允禩的主要謀臣策士。幸而他在康熙五十六年便死了，不然的話，這個「塞思黑」、「阿史那」的主要助手恐怕免不了會被新的主子處以極刑。雍正一即位，便連已死也不放過他，迫不及待地宣布揆敘和阿靈阿的罪狀，奪官削諡之外，還在墓碑上鐫刻「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幾個大字，（清史稿揆敘傳）悻悻之態可見。慎行和揆敘的關係，雍正不會不知道，何況他的胞弟查嗣庭也是允禩的入幕之賓，所以慎行晚年所遭的一場禍事，實際是康熙諸子爭立的政治鬭爭餘波的反映。他不論怎樣謹慎小心，總難逃脫這個命運。

查慎行之能作康熙的文學侍從，雖說是由於陳廷敬、張玉書等的薦舉，實際上恐怕還是明珠（此人被劾出樞後，還擔任康熙宮廷的內大臣達二十年之久）和揆敘的關係。原來像康熙這樣雄才大略的帝王，雖然勤奮好學，但究竟是沖齡踐祚，文學修養不足，但「稽古右文」，則又是籠絡漢族人心的一項重要的戰略，是以不得不找一些「槍手」，來應付繁多的所謂御製詩文。而這種人選，不但要求詩文出色，而且還要謹慎小心，絕對不能洩漏天機。康熙早年的一位槍手，便是高士奇。高士奇放還之後，這差使便落在查慎行身上。不過做這種工作，當然是一刻也離不開皇帝左右的，所以除了依靠一些榮耀但又菲薄的賞賜之外，連放試差當學政可作為晚歲求田問舍的資本的機會都沒有撈到，只好當了一輩子窮翰林，所以在康熙五十二年他六十四歲時便借病致休。歸田後，還要以古稀之年，遠到福建、廣東、江西等疆吏處去修志，借此打打抽豐，作菟裘的安排，晚境實在也很淒涼。

對查慎行這樣一位各方面比較平凡的詩人，要勉強說他還有一些優點的話，則是他究竟來自民間，能深體農民在種種壓迫剝削下的痛苦。雖然他並不敢高聲疾呼為民請命，但也能在一些作品中真實地描寫人民在水深火熱中的慘境，如蕪湖關、偏橋田家行、白楊堤晚泊、麻陽運船行、飛蝗行和少司馬楊公、蘆行、麥無秋行、淮浦冬漁行、秦郵道上、夜宿鍾洲鎮等詩，都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優秀作品。

在以尊唐為標榜的清初詩人中，查慎行並不諱言崇宋。在北宋他崇尚蘇軾，南宋則癖香陸游。對於蘇詩，他為之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他認為施元之之注蘇詩，頗多疏漏；而和他同時的宋派詩人宋

舉對施注的校讎補綴，亦多臆改竄亂，未能差強人意。所以不惜花了數十年的功力，補注蘇詩五十卷，可說是蘇軾的最大功臣。他既在蘇詩上花了這麼大的功夫，當然他的詩會深受其影響。

至於陸游，他受其影響更深。王士禛甚至以為「以近體論，劍南奇創之才，夏重或遜其雄；夏重綿至之思，劍南亦未之過。當與古人爭勝毫釐。若五七言古體，劍南不甚留意，而夏重麗藻絡繹，宮商抗響，往往有陳後山、元遺山風。後山凌厲峭直，力追絕險；遺山矜麗頓挫，雅極波瀾。吾未敢謂夏重所詣，便駕前賢，然使起放翁、後山、遺山諸公於今日，夏重操蜚弧以陪敦槃，亦未肯自安魯、鄒之賦也」。對此，連乾隆時尊唐貶宋的詩壇盟主紀昀，也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為他大唱贊歌：「得宋人之長而不染其弊，數十年來，固當為慎行屈一指也。」

但是對查慎行作了最高評價的，卻還是他的後一輩詩人趙翼。有人說，倘使沒有趙翼的評論和推崇，查慎行在清詩的地位，也只不過如唐東江（孫華）輩而已。這是否正確，姑置不論。我們只要一看趙翼所撰的甌北詩話，它一共有九卷論古今詩家個人的專章，除了唐、宋六位大家李、杜、韓、白、蘇、陸之外，明代的高青丘僅能和金代的元遺山合為一卷，清代則只有吳梅村和查初白，且竟是每人各占一卷，而王漁洋和朱竹垞兩位大家則不預焉。

趙翼所持的理由是：清初詩人，施愚山「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宋荔裳「全學晚唐，無深厚之力」，吳漢槎「有高調，無餘味」，王漁洋「專以神韻為主」，「醞藉含蓄，實是千古絕調。然專以神韻勝，但可作絕句」，朱竹垞則「不專以詩傳，究非風雅正宗」。然後說：「惟查初白才氣開展，工力純熟，鄙意欲以繼諸

賢之後。可是大家未能表示同意，但趙翼還是辯論說：「不知詩有真本領，未可以榮古虛今之見，輕爲譽議也……角逐名場，奔走衣食，閱歷益久，鍛鍊益深，氣足則調自振，意深則味有餘，得心應手，幾於無一字不穩愜。其他摹寫景物，脫口渾成，猶其餘技也……要其功力之深，則香山、放翁後一人而已。」堅持他推崇查慎行的立場。

趙翼出生之歲，即查慎行在世的最後一年，是以兩人不會有什麼接觸，可見這位乾隆朝的大詩人兼詩論權威雲崧老人，持論完全是客觀的，並非阿私黨附之見。但平心論之，把查慎行的詩放在王士禛、朱彝尊之上，總覺得有些過分。是否有當，自應由方家來論定了。

他的詩論著作有初白庵詩評十二種，其主要觀點可以概括在下面幾句話裏：「詩之厚，在氣不在直；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須辨毫髮於疑似之間。」（查爲仁蓮坡詩話）「氣」、「空」、「脫」三個字，便是他寫詩和論詩的「詩眼」，完全呈露出他宋派詩人的面目。這和他的前輩詩人王士禛的「神韻」及後輩詩人袁枚的「性靈」，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僅僅是各自標榜崇唐與尊宋之不同而已。

持這種詩論的詩人作品，最致命的缺點，便是「纖弱」，有人批評王士禛的最好詩體，僅僅是五、七言絕句，至於七古和七律，便有力所不能勝；慎行何嘗不然。離開開國時間日遠，民族矛盾日漸緩和，政治日趨穩定，經濟相對繁榮，一定會影響到詩歌的創作，這在歷代都是必然的趨勢。清代第一流詩論家袁枚做元遺山論詩絕句云：「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隨園詩話卷二）倘易「阮亭」爲

「他山」，要亦無不妥。不論他學問功力多麼深厚，而才力自薄，則是無可諱言的。欲求如顧炎武之硬語盤空而無往不雋，吳偉業之長歌當哭而音節瀏亮，那種大氣磅礴黃鐘大呂的開創之音，在下一代詩人的身上是無跡可尋的。

一代清詩，於查慎行之後，不論是乾、嘉的袁（枚）、蔣（士銓）、趙（翼）、道、咸的龔（自珍）、魏（源），以迄盛極一時的同、光詩人，以詩論詩，都無能超軼敬業堂詩的範疇和成就。即使同、光末季，如黃遵憲、丘逢甲輩舉起革命詩派的旗幟，究竟也無補於舊體詩的必然衰亡。二千多年詩學正統，只好禪讓給五四時代的新詩了。所以，說敬業堂詩是舊體詩的殿軍，要亦無不可。

敬業堂詩集是查慎行詩集的總名，其中的集名，林林總總，無慮四五十種，多隨筆立名，並無深意，較之宋代喜立集名的楊萬里，殆又過之。「其中有以二十四首爲一集者，殊傷煩碎」，實難逃四庫館臣之誚；但另一方面也肯定他「然亦徵其無時無地不以詩爲事矣」。

本書係根據四部叢刊初編本（涵芬樓影印原刊本）排印，並附查慎行的外曾孫陳敬璋所撰集的查他山先生年譜（嘉業堂刊本），加以新式標點。間有明顯錯訛，則逕予改正，不另出校文。疏漏不逮之處，幸識者有以正之。

周 劭

一九八三年七月